

网 恋

——一个中国网虫的寻梦历程

胡 彬 著

·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3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网恋/胡彬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9. 5

ISBN 7-5004-2479-5

I. 网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6701 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)

东方印业股份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0.75 插页: 2

字数: 248 千字 印数: 1—20000 册

定价: 20.00 元

世上没有天涯

春节黑压压地来临了。

正当天南海北大批同胞不辞劳苦、跋涉千万里赶回老家跟亲人们团聚的时候，唐宋却背道而驰，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了远离故乡、被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——三亚。

说起来不过是正常的休假，可为了求得清静，他还是没有向多少人公布自己的行踪。他很清楚，时代不同了，昔日的过街老鼠们全都大摇大摆起来了，而本来光明正大的事只好偷偷摸摸地做，像他这种疏远群体又背离传统的人，更应该时时处处保持低调才好。

来海南 11 个年头了，由于距离、气候、时间和心情方面的诸多原因，唐宋从来不想在过年的时候返回内地老家。留在海口也同样可怕，熟人太多，千篇一律地套近乎，加上十分倒胃口的吃吃喝喝，好好的一个假期很容易就被搅和了。

对唐宋这样的人来说，过年无非是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混过这段难堪的日子就算完成任务，最好

去其他偏远的地方，实在无处可去了才到三亚。

春节是一定要自己过的，就像别人宁可千辛万苦也要体验团聚的喜悦一样，唐宋渴望品尝的恰恰是那种不可多得的孤独的快乐，是内心在煎熬中散发出来的焦糊味道，他就喜欢那种味道。

作为中国惟一的热带滨海旅游胜地，每到冬季，也就是过年前后的这段时间，三亚就热闹非凡，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国内外游客，加起来比本地居民还要多。宾馆、酒店平时生意惨淡，见了客人恨不得给你跪下，这时候一个一个却都牛起来了，房价涨了几倍、十几倍，仍然到处爆满。要不是事先请朋友帮忙安排好住处，唐宋现在就麻烦了，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。

朋友安排的是一栋闲置的别墅小楼，以前办公司用的，如今泡沫经济破灭，生意没法做了，卖也卖不出去，整栋小楼就那么搁着，有外地客人来，临时接待用一下。这已经算不错的了，海南岛上那些既没人住也没人管的别墅多如牛毛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早已被外来盲流占领，成了豪华的避难所，在里面无节制地生儿育女，兼顾养鸡、养猪，乐不思蜀。

这栋别墅之所以没有落到沦为猪圈的地步，得益于其地理优势，它坐落在著名的大东海风景区入口处，离海边只有两三百米，从早到晚，能看到花花绿绿的中外游客从窗外走过，因而，在这里隔三差五地接待亲朋好友，足以胜任。

唐宋住在三楼的独立客房。第一件事便是找到房间内的电源插座和电话线接头，把随身带来的笔记本电脑安置好。在常年东游西逛、独来独往的生活中，电脑已成为他惟一的忠实伙伴，一日也不能离开。

打开邮件程序，尝试上网漫游。163早就吹嘘实现漫游了，可年前去哈尔滨和北京，多次试用都被当地的服务器拒绝接入，还得

拨长途回海口才能收发邮件。

现在真的可以了吗?按照要求,他在用户名后面加上邮件地址的全部后缀,确定拨号,等待验证……

成功了!屏幕提示:收到两封邮件。

转到收件箱查看,一封是ISP发来的贺年卡,上面是一排大红灯笼,下面则是一个倒过来的“福”字,很有民族特色。穿新鞋走老路,中国人搞这一套最拿手,不论什么先进的武器都要适合这一国情。

另一封是来自北京的个人信件,一看就知道李欢那家伙又闷得不行了。

唐兄:

见信好!

过年去哪儿泡妞了?打你电话也找不到人,想必正在潇洒吧。

有什么好玩的来个Mail介绍一下,让哥们也分享分享。

北京过年没意思,还是你们那儿自在。

你要是没走,我干脆飞过来凑个热闹,有福同享,如何?

祝新年有新艳福。

速回信。

李欢 98年1月27日

李欢是唐宋后几届的校友,到北京没几年,居然混得人模狗样,年纪轻轻已成为IT界风云人物,各地报章上那些煽动数字化生活方式的舆论,有一半都是他散布的。奇怪的是,别人都说海南这不好那不好,可他却偏偏喜欢,隔三差五就要找理由来一趟,海

口许多好玩的地方，他比唐宋还要熟门熟路。他曾经在电子邮件里跟唐宋扬言，要把自己的青春和薪水献给海南。因为来得太多，唐宋有时候烦他烦得要死，有时候又觉得他那没心没肺、却有滋有味的活法也很有时代特色。

先回个信吧。

李欢：

新年好！

我在三亚。

孤家寡人一个，谈什么潇洒？只是老老实实呆几天罢了。

你千万别来，来了也不陪你。

好不容易才清静一番，你要来我马上走。

去年来那么多趟，还没玩够啊？

唐宋 27日下午

发出这封短信，回过头再来整理行李，把多余的衣服脱下来。

地球的脾气越来越怪了，上个月去北京和哈尔滨之前，为了御寒，专门买了一条毛裤，谁知该冷的地方不冷，毛裤根本不用穿。回到海口，天却老是下雨，阴死阳活让人直打寒颤，无奈之下，就哭笑不得地把毛裤穿上了。而三亚又是另一番景象，再强的冷空气一到五指山就给挡住了，即使是春节，海湾环抱的三亚也没有一丝寒意，没有任何冬天的迹象，有的是难以置信的温馨、少见的松弛和舒适得令人不愿进屋的海风。

一个国家大到这种地步，真是上帝的慷慨恩赐！什么都不缺少，什么都能看到、吃到、玩到。这样的国家还不发达起来，简直天理难容。

傍晚时分，唐宋走出了别墅，想看看周围有什么适合自己的去处。

在别墅与海滩之间，一座用木头搭建的简易阁楼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沿着粗糙的木制楼梯走上去，一间牛仔风味的酒吧呈现在眼前，很地道的异国情调。一打听，酒吧是大陆人来办的，眼下正是旅游旺季，洋人来得多，生意特别好。

“这样就不愁没地方去了。”唐宋心想。

酒吧一半有屋顶，另一半则是露天的。唐宋觉得里面放的音乐有点吵，就到外面空旷的地方坐下来，环顾四周景色，然后要了他喜欢的“科罗娜”啤酒，面向大海，不紧不慢地喝了起来。

毫无疑问，酒是叫人离开现实的催眠药，也是打开记忆的钥匙，唐宋喝着喝着，自然而然地、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回忆的旅程。

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从火车上开始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唐宋总是对火车怀有特殊的感情，一有机会出差回内地，就尽可能找理由坐火车。

那一年他 25 岁，虽然情欲当头，但习惯了自我压抑，从来不知道如何“出手”。

夏天一个昏乱的凌晨，他和一位同事出差在外，下了整夜的象棋后虽然手忙脚乱地赶上了火车，可还是无精打采、睡眠惺忪的样子。就在火车“咣啷”一声开动起来的那一刻，唐宋发现斜对面隔几个位子那边有一道奇异的风景，一位长发披肩、轮廓十分动人的女孩子坐在那里，安详地、目不转睛地看一本书。突然间他就来了精神。

“唉，你看。”他立即向同事示意。

同事沿着唐宋的眼光看去，目光马上也变得又亮又直：“哇！好

动人啊！”

经过迅速膨胀的激情的片刻压迫后，唐宋壮起胆子鼓动道：

“怎么样？上！”

“不不不，我不行，你上吧。”同事比唐宋大两岁，已有妻小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往往是痛心疾首，只能说不能动。

唐宋还没有正经地谈过恋爱，往常一见女孩子就紧张，可那天却不知哪来的勇气，脑袋一充血就忽地站了起来，咬牙切齿地对同事说：“好，今天我给你来个现场表演，要这个女孩下车后跟我走！”

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干这样的事，唐宋一边吹牛一边还止不住地发抖。同事也从未见过他有多少这方面的本事，以为也就是说大话过过瘾罢了，根本不相信他能弄出什么像样的局面来。而转眼间，唐宋已经走到女孩对面的空座，毫不犹豫地坐下来，然后自以为很有礼貌地跟她打了个招呼：“你好，请问你到哪儿？”

女孩没有搭腔，也就是说根本没理他，只是轻蔑地朝他这边瞥了一眼，接着就把脑袋转向了窗外。

唐宋并不气馁，面对面，女孩的英姿一览无余，就连她的轻蔑也是那么诱人，那么光彩夺目。他的斗志被更进一步地激发起来了。

他注意到女孩手里拿的是一本三毛的书。呵，机会来了——那本书他刚刚看过！那好，就从书的内容说起吧。不管人家理不理，他就如数家珍、滔滔不绝地翻开了嘴皮子。他也想不到一向少言寡语的自己怎么忽然间口才就精湛起来了。说着说着，只见女孩的脑袋慢慢地就转了回来，脸上的表情也宽松了许多，好像要露出一些笑意了。

唐宋自己那会儿还不敢相信——这么简单，这么一会儿工夫，而且就靠这么两下子，一项重大的使命就完成了？！

女孩大约看出他不像坏人，也就解除敌意，愿意张口说话了。

她叫沈嘉，是医科大学的应届毕业生，分配到唐宋所在城市的一家大医院做内科大夫，现在就是去报到上班。

两个人就此展开了漫无边际却又妙趣横生的对话，那巨大的成就感和同样巨大的幸福，像美酒一样把唐宋灌醉了，三个多小时的旅途眨眼间就飞过。

车到终点，一直拭目以待的同事看到女孩果真跟唐宋亲密地走在一起时，惊讶得嘴巴都合不上了……

酒吧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。里面有几个人开始掷骰子，哗啦哗啦很大的声音；也有人不嫌吵，就在边上随着忧郁的爵士音乐跳起舞来，抱得很紧，跳得很慢；还有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男女们坐在一起轻松地聊天。大家都由着自己的兴趣，自得其乐，互不妨碍。

这就是海南。自由、随意而又多彩的海南。

唐宋独自坐在外面，又喝完一瓶“科罗娜”，觉得差不多了，便叫服务员买单；可是应声过来的不是原来那位服务员，而是一个身材矫健、个子特别高的耀眼女郎。

“怎么回事，你是谁？”唐宋疑惑地问。

“我是老板的女儿呀，怎么了，不能来吗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唐宋道歉后，又顺便奉承了一句：“想不到这里还这么风光无限。”

“谢谢，先生真会说话。”小姐得意了一下，接着问唐宋：“先生从哪来呢？”

“不远，就在海口。”

“是吗？我也在海口呀。”

“我怎么没见过你？”

“难道全海口每个人你都见过？”

“海口就那么点大，谁都是名人嘛。”

女郎笑了一下，继续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做模特儿的，经常要出去训练、表演。现在过年放假了，才到这边看看，也来帮帮忙。”

“不错，你们这个地方很有情调。”

“多谢夸奖，明天还来吗？”

“放心吧，我没有别的地方去，每天都会来的。再见。”

回到别墅，看看时间，才刚过10点。虽然从300公里以外的海口过来，唐宋早有点累了，但眼前还丝毫没有想睡觉的意思。身体的疲劳和精神的亢奋呈错位状态，这是在海南养成的老毛病了。外面流行“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”，除去其特殊含义，从这方面来说也有一定道理。

沉静片刻，他习惯地打开了笔记本电脑。

说来也怪，他曾经讨厌、抵制一切电器，认为这个世界好端端的，就是被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器搅乱了，而且电器本身也在走向没落。拿电视来说，本来应该向人们提供全面、生动、及时的新闻报道，可现在的新闻实在太无聊了，以致他这个密切关注时事而又长期严重失眠的人，多次在看新闻节目的时候看睡着了，比喝酒、吃安眠药更有效。那样的电器不没落才怪。而电脑却不一样，开始他也是拒绝和抵制，相持了好几年之后，在同事和朋友当中他最后一个使用了电脑，并同时上网，不料却后来居上，一发不可收。他曾经公开惊呼：“世界变了！看吧，在江湖高人横行、巫术卷土重来的同时，网上也诞生了出类拔萃的蜘蛛。”一年之内，他连续买了三套电脑，其中办公室和家里各放置一套，由于经常出门，四处游荡，去年夏天又购置了这台多媒体笔记本，专门随身携带用，有关他工作和个人生活的主要内容都装在里面，真正到了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的

地步。

屏幕上出现了 IE 的工作界面，并且按照他的习惯设置，直接进入了《联合早报》的“中港台要闻”那一页(www.asial.com.sg/zaobao/zg/zg.html)。

简单查阅了一下新闻标题，因为过年，没看到什么特别值得留意的消息，唐宋便放弃了详细阅读，一转身，就来到“瀛海威时空”，在琳琅满目的信息超市中，他立即发现了一个新开设的特别栏目，名字很好听：“爱线”，地址也十分简明：

www.i.com.cn

去逛逛吧，互联网上日新月异，说不定又是个“新大陆”呢。

“瀛海威时空”虽然在速度方面不尽人意，但可贵之处在于它了解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的孤魂野鬼们渴望什么、需要什么，而且也没有在网站上设置许多门坎，它所提供的服务许多都是无偿的，相对于那些急功近利、恨不得一觉醒来就成为比尔·盖茨的家伙来说，这一点非常难得。

果然，“爱线”是一个跟感情问题有关的专线，它开辟了男女交流的园地，也提供网上征婚、交友免费服务，服务的方式就是，谁都可以把自己的资料张贴在那里，也可以任意浏览别人的资料，只要发现可能的志同道合者，就直接给他(她)发一封 E-mail，其他什么手续也没有。

一眼看上去，上面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，有文化，有教养。男女资料分开存放，而且按年龄、地区、职业和文化程度自动归类，便于网虫们选择。

过去总认为中国的文化是饮食文化，就知道吃，而西洋文化是

男女文化,不论什么情况什么场合,都离不开爱和性。而今中国人总算吃饱了,于是从少男少女到老夫老妻,大家都开始向鬼佬们奋起直追,很多方面已经有过之无不及了。

饱暖思淫欲嘛,小康更不甘示弱。不论承认与否,这都是一句至理名言。唐宋本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

进行简单的在线登记后,唐宋便被允许查阅网上已经张贴出来的资料。不用说,他当然要到女的那边去找。年纪嘛,比自己小即可,在 25—30 岁之间比较适当,文化程度则不能马虎,就选“大专以上”,其他如地区、职业、收入什么的,就“无所谓”吧。按回车键进入。

真是好地方,青春玉女齐刷刷地排列着,看上去个个都不俗!虽然没有照片,但从文字介绍和本人简短的自述中,时代风采和女性魅力已经跃然而出,简直要眼花缭乱了。美中不足的是太公式化了,所有资料全都按统一格式填写,彼此区别不多。

Chris,北京,28岁,大学讲师。——很高兴认识你。

Lola,西安,29岁,大学,工程师。——有缘千里来相会。

Shally,上海,27岁,本科,外企翻译。——知道我在等你吗?

庄闽,福州,27岁,硕士,助理研究员。——千里共婵娟。

咪咪,深圳,25岁,大专,进出口专员。——你敢来找我吗?

.....

每个人的姓名处都设置了超级链接,用鼠标左键单击该处,即可获悉某一位小姐的详细资料。

粗略浏览一番，查阅了大同小异的部分资料后，唐宋决定按特点寻找，也就是从交友态度和文字个性方面来判断，看有没有可能给自己找一个对手。

终于，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名称: Lucy;

年龄: 27;

文化程度: 大学本科;

籍贯: 哈尔滨;

工作地: 北京;

职业: 外企白领;

爱好: 音乐、阅读、游泳;

最喜欢的事: 自由自在;

最讨厌的事: ……想不起来, 干吗非要讨厌呢?

我到爱线来是为了: 征友;

我想说——

一个人过年真没劲, 这是第一;

想家, 这是第二;

第三嘛, 最近不忙, 想找个人聊聊, 当然最好是男的。

理想的他: 风趣, 鲜明, 正直, 守信用, 反正别人不要的我
要。

给我来信吧。

就这么简单的文字, 唐宋却直愣愣地看了许久。

只要用鼠标指到“给我来信吧”那个地方, 对方的 E-mail 地址马上就显示在屏幕左下角, 再单击一下, 就可以立即给她写信, 并

且转眼间发到她的眼前。

这就是信息社会，这就是 Internet！

就从这儿下手吧。唐宋下了决心，很快便写了一封信给她。

Lucy：

新年好！

最近不忙吧？

人不忙真好，可以作弄作弄自己和别人。

碰巧我也不忙，也是一个人过年，就想被作弄一下。好在我动机不坏，而且脸皮有点厚，即使真被作弄了，也会泰然处之，一笑而过，不至于要死要活的，报复别人。

所以，只管随心所欲、尽情发挥吧！

当务之急，是打破除夕之夜的沉闷。

再见！

来自远方的陌生人：T. S. 除夕深夜

信发出去后，唐宋心里抑制不住兴奋，却又七上八下的没有着落。毕竟远隔千山万水，又素昧平生，也不知人家到底能不能收到，会不会理睬？

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，嘴上说脸皮厚，无所谓，实际上却非常在乎。怎么会无所谓呢？好不容易向这个世界发出一个特定的声音，难道能不惦记着它、不期待它的回响，难道转过脸去就忘了？

反正今夜的觉别想轻易睡着，干脆再出去喝酒算了。

再次来到酒吧。一眼看到，那个漂亮的老板女儿正面朝门口坐在吧台前的高腿椅子上，青春的光华和酒吧特有的迷醉气氛使她格外妖冶诱人，几个导游模样的小伙子正围在她两旁试图上前

勾搭。

“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。”模特儿下来迎接唐宋。

“支持你们工作嘛。”唐宋平日里不爱说话，碰到一般的熟人往往头一低就过去了，可是一到这样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，突然间就能说会道、妙语连珠起来，“有了这个酒吧，三亚的投资环境更不能小看了。”

“不会这么严重吧？”小姐吃吃地笑了，又问唐宋：“坐里面还是外面？”

“还是外面吧，我耳朵过敏，怕热闹。”

大约是想替女儿解围吧，这时候，坐在收银台里的老板娘亲切地对唐宋喊道：“怎么样，叫我女儿陪你坐坐？”

唐宋想了一下，答道：“谢谢，今天太晚了，下次吧。”

模特儿并不尴尬，又问唐宋：“还要‘科罗娜’吗？小瓶的那种？”

“对，你都记得了？我不会随便换的。”

这就是唐宋，只要一喜欢什么，就容易形成惯性、依赖性，烟、酒也好，兴趣、爱好也罢，莫不如此。他所有的日常用品十几年都没有考虑过要换个牌子，有时一下买不到，宁可等着也不肯临时将就，几乎到了病态和顽固不化的地步。

只有感情问题是个例外。也不知怎么搞的，经历的不算少，偏偏没有一桩能够持久。

可能是社会发展太猛了，产生动荡，必然影响到每一个人。有时候他就这样想。

唐宋的毛病是忽冷忽热，但很少热，而且凡事只重形式，不求实用。在那次火车上的“表演”过后，他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，也不再主动巴结沈嘉，仿佛任务到此已告一段落，结果嘛，爱怎样

就怎样吧。每次约会，都是沈嘉先打电话，或直接上门来找他。没有更多的节目，无非是传阅值得一读的好书、看看最新的外国电影、散散步之类。唐宋只觉得一身都是火种，蓄势待发，就是不知从何处点燃它。那些古典音乐、浪漫主义小说倒是灌输过不少境界、品格、情操之类，也教会了他什么是优美、悲壮和崇高，但没有谁告诉过他到了这一步该如何进行具体操作。

有一次，从外地来了个男孩，沈嘉说是她大学同学，叫张晋，在学校曾经追求过她，毕业后留校，现在又追到这儿来了。唐宋跟他们两人一起到街头的小馆子吃饭，席间他问张晋：“咱们两个谁是第三者呢？”张晋理直气壮地答道：“那还用说？从时间顺序上看，当然是你了，先来后到嘛。”唐宋说：“那好吧，你再看看，现在的三角恋爱故事，有哪一个是以第三者失败告终的？”张晋看了看沈嘉，见她不做声，就低头喝酒，喝着喝着，突然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了……唐宋把张晋送到火车站，诚恳地对他说：“回去休息几天，好好干。”回来的路上，他不禁有些洋洋自得：“任务完成了！”但那以后，他又回到先前不求进取的境地，不去想下文该如何做。

僵局直到第二年秋后一个闲散的周末才被一举打破。那天晚上，唐宋和沈嘉一起吃过饭，商量着下一步干什么，唐宋突然大胆的提议道：“去爬山吧。”沈嘉竟然没反对。坐公共汽车来到郊外的舜耕山下，两个人便手拉手，在黑暗中沿着崎岖的小道一边摸索一边攀登，好不容易爬到山顶时，已是满头大汗。回过头来往后一看，他们差一点激动得晕过去——想不到这座白日里脏了巴叽的城市，夜色也如此迷人！万家灯火，绵延几十里，宛若地上银河，人间美好的生活，正在那星星点点的灯火中展开着。他们都已经如醉如痴，全身的火种瞬间被点燃，一下子就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。

第一次肉体交往就是在那个秋天的夜幕下爆发、在城市以外

开阔的山顶野地上完成的。激情的大火照亮了整个天空，炽热的灵魂和躯体在长久的熔化中合而为一。虽然事后觉得有点冷，但他们仍为这个壮举骄傲不已，他们上演了古今中外同类节目中最出色的一幕——天人合一，空前绝后。

那是唐宋一生中辉煌的几个日子，他终日情绪高昂，面红耳赤，浑身的电流不时地光芒四射，乃至一走进房间，还没有碰到开关，日光灯就自动地亮起来了。

夜深了。

又喝完两瓶“科罗娜”，有点醉意了，唐宋走下小木楼，觉得本来蜿蜒的海滨小道一下子变宽了许多。

迷迷糊糊地走回别墅，可是一看到电脑，他马上又清醒了，十多年的生活一瞬间在脑海里掠过。抱着试试运气的心态，他再次打开了 Outlook。

就在这时候，喜出望外的情况出现了，一封发自另一个陌生角落的电子邮件从屏幕上赫然显示出来：

发件人：Lucy

收件人：T. S.

主 题：Hello！

Hi，远方的陌生人：你好！

我说过我不忙吗？可现在又忙起来了。

能走的都走了，走不了的只好什么都搭一把，真是命苦。

过完节还要给人家兼职，会更忙的。

不过非常高兴收到你的信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夜晚，它当